



加拉加的 神迹

(日) 中岛罗门 / 著 杨清淞 / 译

ガダラの豚

新星出版社
NEW STAR PRESS

戒律让蚂蚁作为蚂蚁、
人类作为人类，
不去期望超越自身存在的事物。
在我们看来，
这是非常残酷的戒律。
因为无论是谁都想知道真理。
但真理是只有神才拥有的，
或者说，真理本身就是神。
戒律是神赐予我们这些渺小事物的温情。

NAKAJIMA RAMO 中島らも

加大拉的神迹（下）

（日）中岛罗门 著

杨清淞 译

"GADARA NO BUTA 1, 2, 3" by Ramo Nakajima
Copyright © 1996 by Ramo Nakajima.
All rights reserved.
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ueisha Inc.
This Simplified Chinese combined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
Shueisha Inc., Tokyo in care of Tuttle-Mori Agency, Inc., Tokyo through
Beijing Kareka Consultation Center, Beijing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加大拉的神迹: 全2册 / (日) 中岛罗门著; 杨清淞译. — 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3.4
ISBN 978-7-5133-1139-7

I. ①加… II. ①中… ②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50231 号



加大拉的神迹 (全二册)

(日) 中岛罗门 著; 杨清淞 译

策划统筹: 褚 盟

责任编辑: 姜晓倩

责任印制: 韦 颢

封面设计: 九 一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 刷: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91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: 21.87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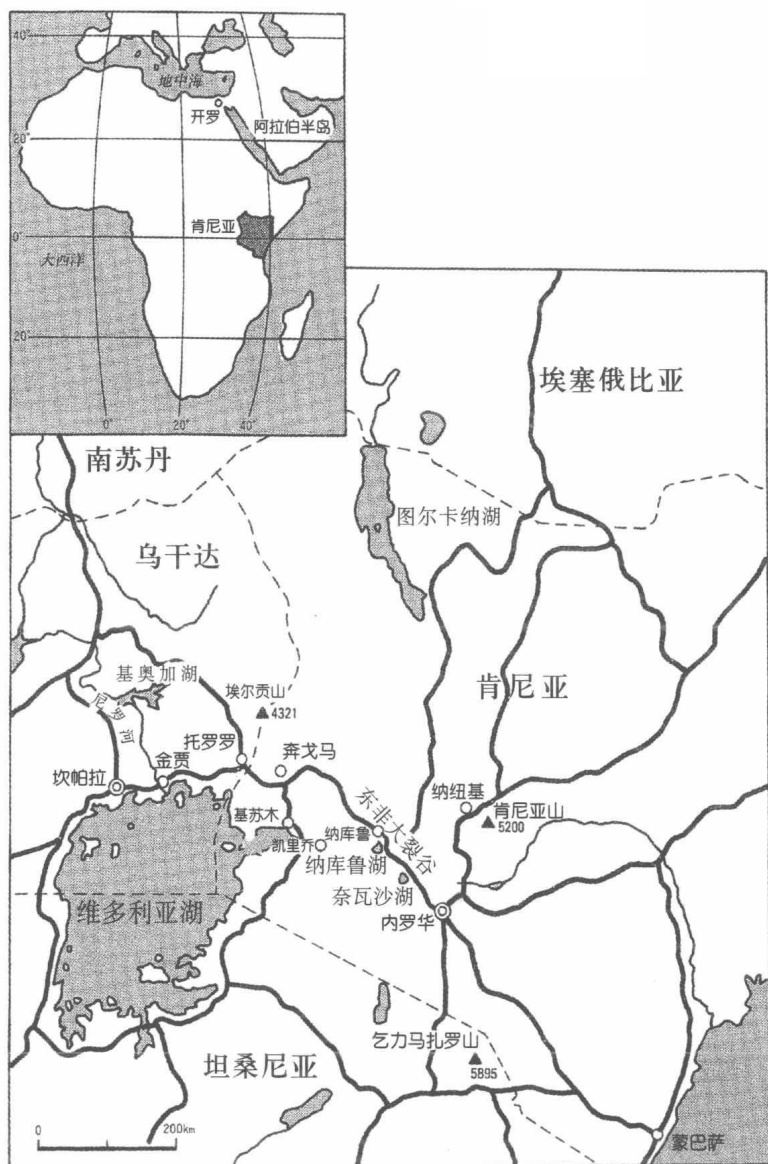
字 数: 312千字

版 次: 2013年4月第一版 2013年4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1139-7

定 价: 78.00元 (全二册)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肯尼亚及周边国家略图

第二部 (下) —————

哀哉哀哉长眠子。苦哉痛哉狂醉人。

痛狂笑不醉。酷睡嘲觉者。

不曾访医王之药。何时见大日之光。

——空海《般若心经秘键》

4

“这根本就是在考验人的胆量嘛。”水野抱着肩膀说道。

他们一大早从马利基西出发，已经连续行驶三个小时了。车子一直行驶在乡间的泥路上，开始还颇为顺利，没多久，前方却突然出现了悬崖。虽说是悬崖，但也并不是什么绝壁，也就十来米高。崖底有一条泥泞的浊流，河面只有七八米宽，是一条不会被画上地图的支流。

问题在于过河的桥。

相较于河的规模而言，这座桥修得就算颇为宽敞了。桥面约有三米宽。

然而，它却是一座吊桥。

三条直径约十厘米的钢索横跨河面，每条钢索都缠在圆桶般粗壮的木桩上。而在这三条钢索上面则横向固定着圆木。

仅此而已。

两旁既没有扶手也没有护索。

这就如同在激流上横卧着的一条带子。

“要从这上面过去啊？”水野思考起来。

“不从这里走的话就到不了库米那塔图。”大生部干脆地说。

“我知道了。摄像机准备就位，一台从桥上拍下面的激流，另一台在这边拍大生部教授讲话。”

“呀吼！”堀部扛着 ENG 摄像机跑到了桥中央。副摄像师石田则把镜头对准了大生部他们。

“这是一座吊桥吧，看上去挺奇怪呢。”

水野将话筒伸向大生部，大生部却一副丝毫没放在心上的样子。

“是吗？上次去库米那塔图的时候路过这里，桥晃得很厉害，当时还有些害怕呢，但来回都平安无事。姆安基应该知道这座桥吧？”

话筒又朝向姆安基。他对着镜头摆了个身体倾斜三十度的姿势。

“咱还年轻，不太清楚。”姆安基向前走了几步，指向桥头说，“这是以前意大利军队搭建的临时桥，所以就修成了比较省时间的吊桥，不过使用的钢索直径有十厘米，非常结实。似乎是意大利军在撤退时用的，可以通过战车、装甲车之类的。对岸有它作为临时桥的证据，那边有一个自毁装置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

“当地人都知道那个机关的，但绝对不会去动。因为大家使用这座桥过河已经有半个世纪之久了。”

“不走这座桥，我们就无法抵达库米那塔图了，对吧？”

“嗯，再说咱们又不是战车，应该过得去吧。钢索虽然已经锈了，但也只是两辆车而已嘛。”

“呃……”

“就算断掉一条，也还剩下两条哪。”

“……是的。”

这次以工作人员乘坐的车打头阵，对跟在后面渡河的大生部一行进行拍摄。堀部从车顶探出半个身子、架好摄像机后说：“好的，大家都多加小心，最好一遍就过。我们可不想来回渡个两三次。”

两台汽车缓缓开上吊桥。桥并没有想象中晃得那么厉害，只是由于车的重量，桥面明显有些下沉。这种感觉让人毛骨悚然，两边没有护索也让人胆战心惊。

好不容易渡过桥后，大家都松了一口气。

这一侧的钢索底部有一个巨大的卷盘，上头有一个十字型的铁制手柄，手柄被好几层塞子结实地固定住了。

“原来如此。”水野查看过机关后说，“如果松开这个手柄，桥就会因为自身的重量倒卷钢索，垂下谷底去。”

道满有些不得其解。“撤退的时候一般不是会炸桥吗？”

“可能是因为这样吧——”大生部答道，“意大利军还打算回来。”

之后的路途非常颠簸。虽是裸露的土路，却没有一处平整的地方。车子一路上都在避开小丘、绕过水洼，还多次撞到凸起路面上，每次车底都会传来刺耳的声音，坐席上的众人都能感觉到来自金属物的顶撞。

“是不是减震器失灵了？”水野不安地看着姆安基。

“用不着瞎操心。不行的时候咱会说的。”

“先不说车子的减震器，”大生部呻吟起来，“我自己的减震器就快不行了。”

“教授的减震器？”

“我的屁股啊，屁股。”

姆安基笑着说：“先生的屁股那么大，没事儿的。对了，大伙儿尽量往窗外看、往远处看，要是往下看的话可能会晕车。”

纳乖乖地看向窗外。

那是在到达非洲后已经司空见惯的风景。放眼看去，尽是一望无际的热带草原。

远处有一群汤普森瞪羚。羊群刚好分成两队，正在吃草。

“下辈子我可能会变成汤普森瞪羚吧。”清川说。

“为什么？哥哥更像绿狒狒嘛。”

“你信不信我用心灵传输把你送到地心去？”

清川的视线从纳的脸上又转回到那群汤普森瞪羚身上。

“你看它们多舒坦，成天就那么吃草，还高高兴兴地聚在一起。虽然时不时会遭到袭击，但只要牺牲一头不走运的，其他的就可以安心了。多轻松，多畅快。”

姆安基摇着头说道：“不好，清川可不适合当瞪羚哪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们仔细看看那群羊，不是分成了两半吗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右边的那些全是单身公羊。”

“单身？”

“左边的那群里不是还有小羊吗？那是头羊的后宫，除了头羊之外都是母羊。”

“欸？那就是说，单身的那群，一辈子都……不能那个？”

“是呀。汤普森瞪羚会先在公羊之间进行较量，最强的那头会成为头羊，群里所有的母羊就全都是它的了。单身的公羊是绝对不能

进入那一群的，一生都是‘处男’哪。”

“这可真痛苦啊。不过也就是说，只要我成为头羊就行了吧？”

“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等出息啊。再说了，就算给母羊们表演弯勾子，人家也不会跟着你哟。”

车内瞬间一阵爆笑。

突然，走在前方的车子停了下来。

“怎么了？”姆安基伸出头喊道。

掘部已经走下了车，他回答道：“一头羚羊死了，挡住了路。”

在褐色的土地上，一头体型中等的汤普森瞪羚横躺在路中间，周围是数不清的苍蝇。

纳探头去看这只仿佛睡着了似的动物。“是被狮子咬死的吗？”

“不，没有被吃的痕迹啊，也没有被咬伤。”清川反驳道。

“那可能是疾病吧。”大生部粗略地看了一眼，说道。

“估计是水的问题吧。”

“水？”

“库米那塔图周边有露天的矿床，所以很多水源都被污染了。外面的人在库米那塔图都不洗手洗脸，也不是没有道理的。”

“不过，动物不是可以本能地分辨出水里有没有毒吗？”

“一般情况下是的。但要是被寄生虫破坏了身体机能，可就不准了。”

清川戳了戳纳。“喂，你看。”

纳看向清川指着的地方，身体哆嗦了一下。

羚羊尸体的臀部周围，有偌大的蜱虫成列爬出。它们已从宿主冰冷的身体感知到死亡的气息了吧。无数的蜱虫像军队般整齐地爬向草原，不知它们能不能遇上新的宿主。

“看来……我还是不要当瞪羚了。”

清川有些不耐烦地说。

按照水野的指示，道满和纳把羚羊的尸体搬到了路边，而摄像机则把这一过程拍了下来。

纳抬起羊的前足，感觉沉甸甸的。

苍蝇也跟着他们移动起来。每走一步，羚羊的头都会颤颤地抖动。纳感觉那双半睁的眼睛一直怔怔地盯着自己。

车子再度启动，大生部继续讲起之前的话题。

“当你们开始习惯野外调查的时候，就会明白最重要的还是‘水’。当地人会毫不在意地喝浑浊的水，无论走到世界的哪个地方都是如此，甚至还有夏尔巴人^①说浑浊的水有味道、更好喝。要是不小心相信了他，也去喝这种水的话，马上就会像得了霍乱一样腹泻不止。身体渐渐习惯了的话，喝泥水也倒没什么问题，危险的反而是干净的水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纳一边在裤子上擦着留有野兽气味的手掌，一边问道。

“就是说，明明不是活水却还是清澈透明的话，说明这水的毒性可能很强，连微生物都无法存活。”

“啊，是这样。”

“总之关于水，可不能逞强乱喝，至少今后这段日子要多加小心。”

“没事，我们买的矿泉水足够喝的了。”

道路渐渐没有之前那么颠簸了，开始有了人工铺撒砂土的痕迹。

“快到村子了。”清川小声说道。

^①一个散居在中国、尼泊尔、印度和不丹等国边境附近的民族。

确实，草原上也已经可以时不时地看到小块的咖啡豆田了。

路边有一个男人挥着白布。这是大家在离开马利基西后见到的第一个人。

“那是想要搭便车的意思吗？挥白布？”

大生部笑了。两辆车停在男人跟前。

男人约有四十岁，是个双眼凹陷的瘦农夫。他穿着满是窟窿的麻布衫和短裤，头上顶着的筐子里装着十来根玉米及番木瓜。

姆安基打开车窗跟他搭了几句话，男人紧绷着脸，回答得很简短。他的声音嘶哑低沉、如同死灰。

“他说自己是库米那塔图村的人，按欧念皮德长老的吩咐过来迎接咱们。”

“什么？”水野感到莫名其妙。“大生部教授，您提前联系过村里吗？说我们今天要来库米那塔图？”

“没有啊，怎么可能联系？他们那里又没有电话，最多也就是教会里有台无线电而已。”

“那……这人为什么来接我们？”

“我也不清楚啊……”大生部沉吟了一会儿后说，“虽然我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，但在非洲经常遇到这种事，信息以无法想象的速度传播着。明明是第一次到一个村子里去，但全村的人都知道我，还已经做好欢迎的准备了——这种事并不少见。他们又不会用狼烟传递情报，还真是让人想不通啊。”

男人坐上了姆安基旁边的副驾驶席。

车子开动了。

男人只是一言不发地盯着前方。

大生部眨着眼睛看了看那个消瘦的侧脸，忽然说道：“你不是艾

拉乌纳吗？”

男人瞪大了眼睛回头看去，说起了流利的英语：“大生部，你还记得我啊。”

“怎么会忘呢。我们不是经常用双头壶喝啤酒吗？不过你怎么瘦成这样了，一时之间都认不出来了。”

“是啊，那时我还是村里最胖的呢。”

“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”

“哪里不舒服？”艾拉乌纳对着大生部凄凄一笑道，“并不是哪里不舒服，而是全身上下都不舒服。我马上就要死了啊，教授。”

车内瞬间沉寂了下来。

两辆车十五分钟后抵达了库米那塔图。

“这里就是库米那塔图。”

大生部指着眼前的村子说。一行人都从车窗探出身子去看。

那是一座平淡无奇的村庄。

村子的入口处立着两根高大的金合欢树桩，从它们之间看过去，水泥造的教会、村公所和邮局等建筑尽收眼底。

“这个村子可真小……”话未说完，逸美的目光忽然定格在空中的某处。

“那是什么？”

大生部朝逸美手指的地方看去，眼中闪过惊异的神色。

村口的金合欢树桩足有十米高，在离地面四米左右的地方，一头死牛被挂在枝刺上。

虽说是牛的尸体，却早已化为白骨了。发红的皮毛这一块那一块地覆在白骨上。

“我上次来的时候可没有这种东西啊。”

“那到底是什么？”

“这个嘛……前卫艺术装饰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应该不是。”道满盯着白骨说，“这应该是某种警告或示威吧。不过，他们到底是怎么把一头牛插到那么高的地方去的？”

车子驶入村庄，有几个人在村公所前向他们招手。

“是欧念皮德。”

大生部一下车，那群人连忙跑了过来。水野赶紧指示堀部把摄影机架了起来。

大生部握住中间那个长得如同黑色枯木一样的人的手，使劲晃了起来，不住地说道：“呀噃！呀噃！呀噃！”

老人笑着用日语答道：“你好，大生部。”

大生部用斯瓦西里语说道：“这么多人一起突然跑过来打扰，真是不好意思呀。这是我的妻子、孩子，还有电视台的人。”

“以前都是你一个人来的，这次你是来让我看看你新得的牛儿吧。为了守护你的幸福，我就举行一个祝福仪式吧。”

“精神不错啊，欧念皮德。”

“我现在就像是马上要倒下的枯树，只希望水牛不会跑过来蹭我的腰啊。”

“我上次来是八年前，那时您就是个老头儿了。您应该是施了什么躲避水牛的法术了吧。”

“哈哈。你倒是变胖了，头顶也秃了，已经不受女人欢迎了吧？”

“这个老爷子就是这样。”

大生部回头苦笑着看了看众人。

“村子怎么样？有没有什么变化？”

欧念皮德那颧骨突出的消瘦脸庞上皱纹丛生。他笑着说：“大生部，人只有一张嘴，不要这么着急。先到我家去喝杯啤酒吧。不喝的话就不算客人，也不算朋友。”

欧念皮德将一行人带到了他家。他家位于偏离村子主干道步行几分钟的地方。

中间有一个院子，三面都是土制的草棚小屋。母鸡带着小鸡悠闲地在院子里散步，绿草丛中还有一头牛。

一位中年妇女从小屋中出来，开始在院子的树荫下摆放椅子。

大生部环顾众人，说道：“待会儿他会招待我们喝啤酒，虽然和我们想象的啤酒很不相同，但不要过于惊讶。拒绝可是非常失礼的。”

女人从小屋里拿出土制的酒壶。壶身比较扁平，上方的两个开口中插着几根麦管。

欧念皮德先凑了上去，吸了一口壶中的液体，然后递给大生部。大生部也很爽快地喝了，再递给逸美。

“要记住，不要做出什么奇怪的表情，要摆出很好喝的样子。”

“嗯，我知道。这是‘阿炆’吧，肯尼亚的一种啤酒。”

“是的，用谷物发酵，然后在第三天的时候把酵母放进热水中浸泡着喝。”

逸美含住麦管吸了一口。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嘴里有些渣滓，不过不难喝。”

“也不好喝吧。”

“嗯。不过可能是因为想着这是啤酒所以才觉得味道怪吧。习惯的话一定能喜欢上这种味道的。”

清川、纳和道满也轮流喝了一口，但只顾得上尽量不皱眉了，根本没尝出什么味道。水野刚喝了一口就撇了下嘴，注意到摄像机正在拍摄自己的表情后，又重整情绪，问大生部：“这个酒壶为什么有两个开口呢？”

“这源自当地的双子信仰。”

“双子信仰？”

“这里的人们认为，双胞胎拥有最强大的神圣力量，因此他们经常使用这种双口的壶。”

“原来如此。”

“怎么了，多喝点。待会儿还会端出很多啤酒的。”

女人每次从屋里端出新的酒壶时，就会把空壶带回去。期间，酒壶继续轮转，众人又再次用麦管吸了起来。啤酒带着一丝酸甜的味道，入口时还有一点粉末的感觉。度数应该不高，但是纳已经满脸通红了。

“哦，我知道了。”清川说，“如果是这种喝法的话，就算什么时候麦管上被人涂了毒也搞不清楚啊。”

大生部笑了。

“确实。所以非洲人都很怕在别人家里吃饭、喝酒。他们一般会避开吃饭时间，选择日头正毒、不会有啤酒招待的时候登门拜访。不过对男人来说，最可怕的还是自己的老婆啊，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下毒了呢。”

“真可怕。这下有几条命都不够用了啊。”

“不过就算被下毒，也不会当场暴毙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们一般认为，毒药就都是像氰化钾、氰酸那样能立刻致人于